

郭大钰 著

生死一夜

古吴轩出版社

生死一夜

郭大钲 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一夜 / 郭大钲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80733-678-5

I. ①生…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2220号

责任编辑: 洪 芳

装帧设计: 陆月星

责任照排: 韩雅萍

责任校对: 张 蕾

书 名: 生死一夜

著 者: 郭大钲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678-5

定 价: 30.00元

引子

任一斌是个高中毕业生。他的家乡在山东半岛，是我国较早的解放区之一。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发动向延安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已是中共党员的任一斌受命奔赴敌占区，去做蒋军的策反工作。他出师未捷，身陷囹圄，虽然一夜的牢狱很快被释，却由此埋下了祸根。他如何获释？由于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无法证实。因此，这个历史“污点”陪伴他大半辈子，使他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对象的依据，提拔任用的障碍。尤其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差一点丢掉性命。但是，他的坚定信念、顽强意志和高贵品德，使他没有折腰，存活了下来。最终获得彻底平反，落实了政策。

任一斌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而且是一个大孝子。他为了及时赶赴敌后，去完成党交付的使命，听从父母之命，与其童养媳的“姐姐”完婚。夫妻俩相濡以沫，十分恩爱。其父病危时，他专程去病榻前侍奉。父病故后，又将母亲与妻儿老小

接到大城市团聚。他在处理与表妹的关系上，显现出道德品质之高尚，思想境界之纯正，处事态度之严谨。

他是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级别不高的国家干部。但在平凡的岗位上他做出了一些业绩，却不居功自傲。书中只写到他得到彻底平反，退居二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的表现将会如何？从他的一贯表现与作风中，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未来……

目 录

引 子

一、与“姐”成婚	001
二、蒙冤入狱	007
三、枪案发生	014
四、畅游大海	020
五、死无对证	025
六、下连任职	031
七、只身寻兄	040
八、起义成功	052
九、坠入大海	060
十、假扮夫妻	068
十一、男扮女装	079
十二、兄妹相会	087
十三、端掉潜伏	094
十四、核实婚事	104
十五、两难境遇	113

十六、冤家路窄	121
十七、为友说媒	128
十八、贪污赃款	135
十九、摆脱纠葛	143
二十、婉拒表妹	149
二十一、利用职权	155
二十二、“三反”运动	162
二十三、东窗事发	172
二十四、绳之以法	179
二十五、提拔受阻	183
二十六、受到牵连	190
二十七、调动工作	196
二十八、得罪领导	202
二十九、新官上任	208
三十、将心比心	214
三十一、祸不单行	220
三十二、获得自由	227
三十三、故友重逢	232
三十四、官复原职	238
三十五、公私分明	244
三十六、私下相会	253
三十七、承担责任	260
三十八、真相大白	267
三十九、畅所欲言	273
四十、看大字报	278
四十一、自绝于民	284

四十二、戴上帽子	290
四十三、游戏规则	296
四十四、砖厂奇遇	306
四十五、踢断脚骨	312
四十六、进行申诉	318
四十七、前去奔丧	326
四十八、寻找恩人	331
四十九、劫后重逢	336
五十、另谋高就	342
五十一、发现目标	349
五十二、动手动脚	354
五十三、伸出魔爪	359
五十四、兑现诺言	365
五十五、菊英自杀	373
五十六、为妻送葬	379
五十七、同情有罪	385
五十八、好人暗助	390
五十九、嫁祸于人	396
六十、枯木逢春	401
六十一、彻底平反	410
六十二、父子重逢	417
六十三、落实政策	423

一、与“姐”成婚

一九四七年夏，任一斌在平城市一中高中毕业。他在高三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蒋介石发动重点进攻，省委社会部决定选派有背景条件的党员，打入蒋军中，开展策反工作，以瓦解其军心，减弱其锐气，从而缓解其攻势。

任一斌的姨父郑健当时担任东港市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因此，社会部副部长李欣民通过基层组织，找到任一斌。李欣民待他坐定后问：“你姨丈是东港警备副司令？”任一斌面对这位腰佩手枪的年轻首长，有些局促不安。对他的提问感到突然，这个社会关系自己在入党时已经向组织讲清楚，现在为何又问起？他承认说：“是的。”李欣民打量着面前这个白皙的小伙，知道他的情绪有些不安。他接着问：“现在有联系吗？”任一斌心想，这种社会关系，回避还来不及，怎会有联系！他矢口否认说：“没……没有。”李欣民盯住不放，继续追问：“他也没跟你父母联系吗？”任一斌的双亲在乡下，他念高中是住校生，很少回去。他如实相告：“那……我不清楚。”李欣民知道他思想上有顾虑，便跟他讲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这次，把他调来的具体任务，以及如何操作的方法。他要任一斌先回家一趟，把他姨妈家的情况了解清楚。约定三天后回部里来报到，近期就要出发去东港开展策反工作。

任一斌回到平城乡下，见到他双亲。其母喜出望外，不仅是由于见到了久违的儿子。而且，这下子能了却她的心愿。原来，任家有个童养媳，名叫任菊英。她比任一斌年长五岁，模样儿长得俊俏。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齐齐的白牙。笑起来脸颊上有对酒窝，十分惹人喜爱。自幼他们以姐弟相称，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一斌娘一心想抱孙子，当上奶奶。她日思夜想，巴不得及早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而今见儿子高中毕业，已有十九岁了，是该成家啦！小女婿大媳妇，在当地并不罕见。有的人家娶回大媳妇，就是增加一个好劳力。任家虽不缺劳力，但她自幼来到这个家，读完小学就帮着干农活，说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

任一斌到家，没有见到他爹和姐，便问他娘。一斌娘告诉他，他们下地锄草了。任一斌放下行装，扛把锄头，就要下地帮着干活。他娘劝阻说：“一斌呀！你才到家，歇一会儿吧！”

任一斌心里惦记他们，边应声“不累”边往外走去。一斌娘不再阻拦，她知道，他更想见的是他姐，姐弟俩贴心着呢！这是她所祈盼的，巴不得他俩能亲热。

任一斌来到地头，任菊英见了喜出望外，脸颊绯红地说：“弟，你回来啦！”她放下锄头，迎了上去，给任一斌递过一条羊肚色毛巾，让他擦擦汗。他们快半年不见，她瞅着他，看不够。他一米六八的个头，白里透红的面孔，两道剑眉，目光炯炯，透着一股帅气。她越看心里越是甜滋滋的，想着他将是自己托付终身的伴侣，脸颊不由泛红，羞答答地低下头来。

任一斌见到任菊英，很是亲切。他边擦汗边问：“姐，都晌午啦，咋还不回家？”任菊英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亲切地望着他说：“我想把这块地锄完再回去，下午转到河滩边那里去锄。爹已经去那边锄了，那儿比这里大多啦！”任一斌把毛巾还给她：“那我们赶紧锄吧！锄完了好回家吃晌午饭。”他俩来到地里，并肩锄着，边锄边亲切地交谈。

任菊英问他，毕业后作何打算？任一斌告诉她，打算到东港去找事

做，不升大学了。她支持他去找工作，因为经济负担太重，家里供不起。不过，劝他不要远离家乡。双亲毕竟已年迈，需要照顾。任一斌不好暴露自己的身份，只得要求她，代自己在双亲身边，好好伺候他们。任菊英点着头，含情脉脉地说：“这你尽可放心，我会好好孝敬二老的。只是你一个人在外闯，我很不放心。”

任一斌安慰她说：“姐，有什么好不放心的！有道是，好男儿志在四方，我都高中毕业啦！怕啥！”任菊英从平时一斌娘的唠叨中，明白老人家的意思。可是，她又说不出口，就拐着弯儿说：“唉！我是担心俺娘不答应你出远门。”

任一斌心里有数，娘这一关不好过。他故意说：“娘有啥好担心的？现在，我不读书了，家里的负担也减轻许多，没啥好牵挂的。”任菊英嗔怪地说：“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娘盼的就是……”她不好意思说白了，涨得脸通红，把头低得更低了。

任一斌见状，怕她太为难，便把话挑明了：“姐，我还年轻，不想这么早就办咱俩的事，等我事业有成再办好嘛？”任菊英毕竟比他大几岁，又是个女孩子。听他这么说，尽管心里不愿意，嘴上却不好说啥。她不接腔，默默地挥锄。任一斌膘她一眼，催促道：“姐，你说好不好嘛？干吗不言语呀！不高兴啦？”

任菊英被他催急了，不情愿地答道：“好，好，好！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任一斌知道她恼怒了，便嬉皮笑脸地打趣说：“姐，你真不高兴啦！”任菊英脸皮薄，矢口否认说：“谁不高兴呐！顺着你还不行啦！”任一斌耐心地劝解说：“好姐姐，别这样嘛！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嘛！”任菊英心里明白，这件事自己做不了主，还得听娘的。她叹了口气说：“唉！一斌呀，你也别跟我商什么量，我说了不算数。”任一斌知道她的意思，便鼓动她说：“姐，这是什么话！现在可不是从前，自己的事就得自己做主！”任菊英心想，你别唱高调了。她不便驳他面子，便不搭腔。任一斌只好自言自语：“行！我跟俺娘说去！”

他俩很快就结束了这块地里的农活，双双扛锄回家。一斌娘已经

把午饭准备妥帖，他爹也先回来了，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饭后，任菊英涮完锅碗，又下地去劳动了。任一斌正准备跟着去，被他娘叫住：“一斌呐，娘有话要跟你说，你就别下地啦！”任一斌心想，正好我也有话要跟娘说。本打算晚上收工后再跟娘商量，现在提前了，也好！只要娘这一关过得了，爹这一关好过。

于是，任一斌放下锄头，跟娘商谈起来。娘儿俩谈崩了。任一斌不仅没答应马上完婚，而且，后天就要出远门去外地工作。一斌娘说什么也不答应，她要儿子马上跟任菊英完婚。还不愿意他外出找工作，得在家乡找个事做。双方僵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任一斌可急坏了，只有三天时间，他耽搁不起。

晚饭后，任一斌见爹在院子里纳凉。他端把凳子，坐到父亲身边。他在母亲那里碰了钉子，尽管父亲在家是听母亲的，但眼下只有碰碰运气，求助于他了。再说，东港姨娘家的情况也得从父亲那儿了解清楚。一斌爹已经知道他娘俩没谈拢，他当然不希望他娘儿俩闹得不愉快，“家和万事兴”嘛！总不能这么僵着，多别扭呀！很快，任一斌就从其父口中了解了姨娘家里的情况。而谈到婚事，父亲的态度却很不明朗。对他来说，当然也希望一斌能早日抱儿女，自己可以当爷爷。但对儿子的宏愿大志，他也觉得不无道理。最后，他帮儿子分析，关键是他想到外地工作，不想在自己家乡谋事。如果，留在家乡工作，那择个黄道吉日就可把婚事办了。而今，儿子不想在家乡干，人不在身边，如何结婚？这就非常棘手。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组织上的安排，儿子若不去，岂不成了逃兵？

任一斌觉得父亲的分析很透彻，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要想在三日后离家，只有退让一步，答应母亲，把婚事办了。可是，时间这么短，婚事能办成吗？任一斌心里没有底。其父见儿子松了口，心想有望让他娘俩谈拢。让儿子完婚后再离家外出，把生米煮成熟饭，说不定还能播下种，有个后呢！他让儿子先回房休息，答应帮他在他娘跟前说说情，让他外出做事。

一斌爹连夜做妻子的工作，老两口商量的半宿。一斌娘也作了让步，答应让儿子出去做事。条件是必须把婚事办了，才允许他出门。三天时间，已经过去一天，只剩下两天。时间确实很紧，好在平时一斌娘见儿子与儿媳年龄渐大，早已着手准备。什么绸被面、红被里、新衣裳一应俱全，皆压在箱底。最后，一斌爹提醒道：“我们可别白忙活，还不知菊英愿不愿意？现如今不兴童养媳，婚姻要自主喽！”

一斌娘不以为然说：“自主个啥？难道不听父母的！我看菊英会答应的，小两口蛮亲密的。一斌一到家，就扛着锄头去帮他姐锄地呢！菊英那眼神，望着一斌都发亮。咱一斌怎么了，高中毕业生，一表人才。她菊英能嫁这么个丈夫，是她前世修来的福分哩！”一斌爹同意妻子的看法说：“你说得也是，不过明儿你还是要问问菊英，让她点个头才好。”一斌娘不耐烦地说：“知道啦！别啰嗦，快睡吧！”她说说着便翻过身去，很快就进入梦乡。

这一宿，任一斌也辗转难眠。他既担心老父亲做不通老娘的思想工作，又担心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婚姻大事本该申请组织批准的。可是，碰到这么一个特殊情况，要是不同意办婚事，自己就难以脱身。三天后不去报到，会被当成逃兵，事情更为严重。他又一想，自己的家庭情况在入党时，已经向组织上说清楚了。组织上知道，自己家有个童养媳。现在，只不过是履行一个仪式，算是正式成亲。回去后再向组织上如实讲明，想来也只有如此了。

次日清晨，一斌娘把任菊英叫到自己房里，把情况向她说明，征求她的意见。任菊英涨红着脸，轻声地说：“全由爹娘做主好啦！”一斌娘等的就是这句话，她笑得合不拢嘴。接着，她便翻箱倒柜，把事先准备好给他们办喜事的物品，全都搬了出来。任菊英见了，心头一热，没想到自己的婆母真是个有心人，准备了这么多婚庆的东西。

一斌娘的能耐还不止于此，她像变戏法似的，仅用一天时间就发请帖，更多的是口头相邀亲朋好友，让他们次日来家吃喜酒。家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请人杀猪宰羊，采办酒菜，张灯结彩，布置新房。到第

二天，她在自家小院子里，摆上七八桌酒席。来贺喜的乡亲一个个欢天喜地，吃得酒足饭饱，满意而归。

送走了客人，任一斌来到洞房。他见任菊英穿着大红婚服，越发地俊俏。他一个箭步上去，把她往怀里一搂，深情地在她红彤彤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喊了声：“姐，你真好看！”任菊英轻轻地推开他，嗔怪地说：

“还叫姐姐，我都是你老婆啦！还不改改口！”任一斌将她抱住，亲昵地说：“咋改呀！叫了十几年，改不了啦！还这么叫，那多亲呀！”说完便将她推倒在床上，猛地扑了上去……

小两口如胶似漆，一番折腾，精疲力尽。相拥而眠，睡得好香。一斌娘早早起床，做好早饭，见新房门未开。她心里像吃蜜般甜，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她不去叫醒他们，让他们好好休息。可是，当她想到儿子吃罢午饭就要离家出远门去，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她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傻傻地坐在堂屋里发呆。一斌爹过来劝说两句，被她顶了回去。最后，他说：“你也别发愁，说不定今夜就播下种，来年就抱孙子喽！”这句话她爱听，正说到一斌娘的心坎上，她的面色立刻多云转晴了。

他们正说着话，新房的门打开了。任菊英一出房门，见双亲已在堂前。她不由脸儿一红，喊了声：“爹！娘！”不好意思地往厨房里去。她身后一斌娘喊道：“咋不多睡一会儿？今天不用你忙活，我都弄好啦！”这时，任一斌也出房来，向双亲请安。小两口漱洗完毕，一家人便用了早餐。

一个上午，一斌娘又要忙午饭，又要给儿子准备行装，忙得不可开交。她不要小两口插手，让他们到房里去说说话。新婚仅过一宿就要分手，该有多少知心话要说。午饭后，任一斌便告别双亲，由爱妻相送，来到车站。他俩在那儿恋恋不舍，依依惜别。

二、蒙冤入狱

任一斌准时归队，来到社会部找李副部长。他汇报了自己在家办了喜事的情况。李欣民表示理解，会向组织报告。李欣民给他交代了到东港后，与地下党接头的暗号。要求他每周必须与交通员联系，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至于活动经费，李欣民说：“现在经费很紧，组织上拿不出更多的钱给你，就给你买了一张明天去东港的船票。到了东港码头，会有人去接你。来人手里拿一张《中央日报》，接上暗号后，听从他的安排。他也不可能给你活动经费，只有靠你自己设法解决了……”临别时，他又关照说：“如果头天没有接上头，次日老时间老地方再去接头，一定要把关系接上。”任一斌坚定地答应说：“请组织上放心，我是去投他们的军队，吃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需要开销什么的，我可以找我姨要嘛！”

任一斌单身一人，踏上征途，迎接他的将是一场暴风骤雨，而不是平坦的大道。他在思想上有了准备，策反工作既艰辛又危险。一旦暴露，那将是灾难性的。也许就会作出牺牲，以宝贵的性命做代价。这一点，他在入党誓言里已经作了承诺，决不会出卖同志和组织。

海轮经过一宿颠簸，就要驶入东港港口。任一斌来到甲板上，迎着呼啸的海风，伸展双臂，深吸一口气，尽兴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景。他正在远眺，忽然，身后一阵骚动。他转过身来，见几个国民党的大兵正

在追逐一个青年。那青年边跑边喊：“不管我的事，我又没撒传单。”那些大兵不予理睬，一拥而上，将他摁倒在甲板上。一转眼，他就被戴上了手铐。大兵们抓人抓红了眼，接着又把在一旁的任一斌也铐上了。任一斌喊冤道：“你们怎么乱抓人？！我又不认得他！”

一位中尉军官呵斥着：“喊什么！先抓起来再说！”接着，他们把这两个年轻人连推带搽，押到底舱，关了起来。后来，他们又在船舱里抓了几个青年，罪名皆是“撒传单，进行赤化宣传”。至于哪来的传单，被抓的人压根儿不知晓。谁也没见到传单是怎么样的，纯粹子虚乌有。一时间搞得整条船，人心惶惶，个个自危。有的人在私下轻声地议论：“怕是在抓壮丁，去充当炮灰。”“真是暗无天日，凭空捏造，随便抓人！”

船到东港码头，锚定后，没有放乘客下船。而是由大兵押着这批被无辜抓获的青年，先行下船。任一斌在码头出口处，一眼瞥见了一位中年人，手拿一份《中央日报》。显然，这是东港地下党派来接头的人。可是，眼下自己被无辜押解着，无法脱身。怎么上去与他接头？！他十分焦急，却又无计可施。很快，他和一起被抓的几个年轻人被押上了一辆十轮军用卡车。任一斌在敞篷的车厢里，看见那个中年人流露着惊讶的目光，往车厢上扫视着，像是在寻找什么人。车子发动后，一溜烟地开走了。中年人目送着卡车远去，若有所失。他没有立即离开码头，因为，乘客还没有下船呢！他在默默地祈求，但愿上级派来的人没有被抓走，还能接上头。可是，他的希望落了空，没有等到要接头的人。在最后一乘客下船后，他也悻悻地离开了码头。

任一斌他们被送到了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往里一关，就没有人再搭理他们了。任一斌则心急火燎，一刻也等不得。他在牢房里大声高喊：“我要见郑健！郑副司令！”狱警一听有人在喊郑健的名字，连忙过来吆喝道：“吵什么！你这个兔崽子，吃了豹子胆啦！郑副司令的大名也是你随便叫的吗？”任一斌并不示弱说：“郑健是我姨父，叫他快来见我！”

狱警不信他的话，讥讽地说：“你小子真会高攀，认起郑副司令这个大官来了！”任一斌反驳说：“什么高攀低攀的！我就是他外甥，快去通报他。我叫任一斌，任务的任，一二三的一，文武斌。”狱警将信将疑，警告他说：“嘿！小子，真有你的，你要是敢冒认，小心你的皮肉，老子不会轻饶你！”任一斌斩钉截铁地说：“我要是冒认，随你怎么处置！”

狱警听任一斌如此坚定的口气，心里有点吃不准。他想，若是真的，自己岂不可以奉迎一下副司令。反正人又不是我抓的，我替他认了亲，也算是救了他外甥一条命，至少不用上前线去送死。他不再跟任一斌磨嘴皮，径直走到看守长沈银生的办公室，向他的顶头上司汇报。

沈银生听了狱警的报告，不敢怠慢。他拿起电话，直拨郑健办公室。郑健听了沈银生的报告，脸拉长了。心想，他怎么跑到东港来了？还闯下这么大的祸！虽然，他就关在司令部的牢房里，但是，自己不屑去探望这个不争气的晚辈。他与其妻联系，要她去牢里认一认。

任一斌的姨娘叫李镜兰，是位医生。她接到丈夫的电话，撂下话筒，跟同事交代了一声，就直奔医院大门去。郑健派来接她的吉普车正好驶到医院门前，李镜兰急急忙忙上了车。她来到警备司令部的监牢里，找到看守长。在沈银生的陪同下，他们来到关押任一斌的牢房里。

任一斌隔着铁栏栅，看见李镜兰就喊道：“姨娘！姨娘！我是一斌呀！快来救救我！”李镜兰见到自己的外甥关在牢里，就满脸不高兴，严声地责问看守长：“怎么搞的！怎么把我外甥关起来了？”沈银生喊冤道：“我也不知道，人不是我们抓的，是二六八师抓的，别冤枉我哪！”

李镜兰这才明白，抓人的事跟警备司令部没有关系。她改口问：“那有材料吗？凭什么把他抓进牢里的？”沈银生解释说，没有送材料来，只是说他们在船上撒传单。李镜兰一听就来火，以命令的口吻说：“没有材料就随随便便地抓人进来！真是的！给我把人全放了！”

“您外甥肯定要放，其他人可不能放，这要司令发话。”沈银生软硬兼施，抬出了司令来压住她；又做了个人情，答应放她外甥出去。他擅